

女市 委书记 的 家和 书

岩波◎著

尔虞我诈、机关暗布的官场
权力、金钱、美色交织的致命诱惑
谁能全身而退？
更何况，男秘书还处于一个十分尴尬和纠结的位置！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女市委书记 的 男人 和 书

岩波
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市委书记的男秘书 / 岩波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222-06335-8

I. ①女… II. ①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3712 号

女市委书记的男秘书

作 者: 岩 波
责任编辑: 朱海涛
特约监制: 陈 江 辛海峰
执案编辑: 顾行军
装帧设计: 灵拓传媒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政编码: 650034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sh.com.cn>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: 20.5
字 数: 30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335-8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目 录

- 第一章 让不让有疑案的情人出国·001
- 第二章 女市委书记是不是很开放·018
- 第三章 去大寨红旗渠还是去温州珠三角·035
- 第四章 当领导就一定会有情人吗·051
- 第五章 给情人帮忙走什么途径·068
- 第六章 领导会不会追领导·085
- 第七章 检察长和副市长比什么·101
- 第八章 情人和情人比什么·116
- 第九章 两家诡谲的公司在干什么·132
- 第十章 女记者何以身遭不测·148

目 录

- 第十一章 身居高位怎么处理婚外情·164
- 第十二章 党校的工作有没有盲区·180
- 第十三章 检验实践的标准是什么·196
- 第十四章 使用什么样的秘书最放心·211
- 第十五章 植树造林错了吗·227
- 第十六章 狐狸尾巴是怎样露出来的·243
- 第十七章 纠风,纠风,宣传部该做什么·260
- 第十八章 纠风,纠风,组织部从何入手·277
- 第十九章 检察长如何告别自己的情人·292
- 第二十章 副市长给女书记留下什么遗嘱·307

第一章 让不让有疑案的情人出国

当领导的一般都讳莫如深，胸藏锦绣，即使是炮子捻儿的脾气，也能压下三分，以体现涵养；当女领导的往往又多了一层矜持和腼腆，说话前先微微颌首。其实，他们内心里与常人无二，该潜水则潜水，该爆炸便爆炸，你想拦都拦不住！

2007年的清明节前夕，省纪委有三位同志来到平川市找常务副市长孙海潮谈话，结果，转过天来，一向平稳的平川市上空便惊爆炸雷：孙海潮突然神秘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！这不就是明证吗？孙海潮如果内心平静，怎么会突然死亡呢？他今年刚刚五十，身体矫健，红光满面，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病！

一把手市长上调省里以后，孙海潮主持平川市政府日常工作，距离坐上一把手市长宝座只有一步之遥——明年年初将召开两会，届时孙海潮将作为第一候选人参选，其顺利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他怎么会蓦然间撒手而去？是猝死还是自杀？抑或他杀？消息传来，平川市从机关干部到街头百姓，骤然掀起轩然大波！成群结队的上访者涌向市委、市政府，雪片一般的举报信，一起砸向市信访办和其他主管部门。平川上空一时间乌云翻滚！

此时此刻的女市委书记丁露贞会有多忙，可想而知！她的心情会怎样的不平静，也可想而知！但她在百忙之中突然接到知情人密报：检察长武大维办完了赴美签证，而且买好了十天后的飞机票。

武大维是三十年前夺走她的初恋，差一点没要她的命的交颈情人，前不久刚刚有人举报他挪用公款 1600 万，还没来得及核实事实他便要走，显而易见，武大维想逃。他与孙海潮是连襟，且过从甚密，他是躲是非还是身上有是非？装不知道将他放走，还是立马截住他？一时间丁露贞辗转反侧，无法定夺。

应该和自己最贴近的人商量一下，因为涉及到旧日情人，她不想和上级领导谈，她感觉那么做不合适；和机关同事、副职谈，更是天方夜谭。因为她不想让上下左右的人们知道她和武大维的历史，那是她人生的斑点、她的失策、她的马失前蹄，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失败，那是让她痛心疾首、不堪回顾的一段记忆。而本应与她很贴心的秘书，办公厅一处处长刘志国，恰恰与武大维的案子有牵连。

万般无奈之中，丁露贞想到一个下下策，“阵前换将”，调离刘志国，重新安排一个秘书。中国古代兵法常说“阵前换将乃用兵之大忌”，然而，不这么干不行。别说武大维，就连刘志国都是查究对象。此时她想到一个人，是除去武大维以外，她的人生旅程中几乎最信赖的人——她的妹妹丁露洁的前男友，我，鄙人康赛是也。丁露贞先后给我打过两次电话，邀请我去市委办公厅工作，都被我生硬地一口回绝了。我说：“高处不胜寒，我适合在下面。而且，我所在的市委党校工资奖金不低，还有寒暑假，人应该知道满足，您另请高明吧！”谁知，此时的丁露贞已经急得火烧眉毛，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。撂下电话的转天，她就派办公厅秘书长裴云心亲自来市委党校调我的档案了。

平川市委党校坐落在市郊结合部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一大片绿意森然的白杨、刺槐、法国梧桐的林荫深处。进入树林要走很久，车开六十迈要一刻钟，骑自行车至少一个小时，而步行的话，没有三个小时走不到头。这

片树林之所以这么大，是因为这是平川市园林局下属的人工苗圃，是几代园林工人精心培育的森林公园，是平川市民周末最喜欢来游玩的天然氧吧。每当四月份平川地区刮起沙尘暴，飞沙走石天地灰黄的时候，这一片森林就显得出奇地平静和安详，每棵树都把腰杆挺得笔直，很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沉稳气势和大将风度！这条道的入口处恰好有一个公共汽车站，我曾经坐过公交车来市委党校，下了车以后在这条遮天蔽日的深深的林荫道上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，汗流浹背是肯定的，但那种呼吸的畅快和心旷神怡的感觉简直让人乐不思蜀。十五年前，我和丁露洁五迷三道、刻骨铭心的初恋的记忆，就刻在路边已然长到快有一抱粗的大白杨树树干上。我被调到市委党校做办公室主任已经五个年头了，在这五年里，我骑着自行车路过那棵大白杨树的时候，时常会忍不住跳下车去抚摸树干上刻的字。那几个字并不出奇，相反，随着大树的变粗，字迹还张牙舞爪地变了形——关键是上面记录了我的青春、我的梦。这样的环境我怎么愿意离开？

裴云心是个五十岁的干瘦的中年人，抽烟抽得食指和中指像染过一样焦黄泛黑。他夹着烟表情阴郁地看着我说：“康赛，别以为你是诸葛亮，露贞书记也没有这个耐心三顾茅庐，她给你打两次电话已属特例；今天我来党校就是直接调你的档案的，你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既然如此，我看你不如心情愉快、高高兴兴地走，免得让大家都不痛快——其实你应该没事偷着乐才对，那露贞书记是个十分挑剔的女人，能让她相中的干部不是万里挑一，也算千里挑一！”裴云心没跟我讲更多的内情，我估计他也不知道。以丁露贞的办事思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她不可能对不贴心的下属说出什么内幕。她过去就总爱说一句话：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她硬把我从风平浪静的市委党校调到剑拔弩张的办公厅去，估计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我能做好她的心腹吗？我不敢说。

我来到市委机关找到了丁露贞。她的办公室是个里外间，外间宽大敞亮，像个小会议室，贴着三面墙壁的是黑色羊皮沙发，屋子正中摆着三盆

叶片墨绿的君子兰，墙壁上挂着木雕的龙飞凤舞的苏东坡的词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这屋显然是会客用的；而里间就逼仄拥挤，一面墙壁贴墙立着书橱，旁边是一对小沙发，她的主办公桌像个老板台，深褐色，很沉稳很压茬的样子，右手边是副办公桌，上面是一台电脑，此外便没有空间了。丁露贞当然是在里间接待了我。她先递给我一个紫红羊皮封面的工作证，然后给我沏了一杯茶。我不由得打开工作证看了一眼，里面竟然写着我的名字，贴着我的照片，照片上早已盖好了钢印！我心中好生纳闷，这是几时办的呢？她笑盈盈地看着我说：“虽然你不情愿，但我还是把你弄来了，你也别为此想不通天天别扭，心情舒畅是干，别扭也是干；既然如此何必别扭？年纪轻轻的闹出癌症就得不偿失了，是不是？咱平川市委办公厅共设八个职能处、两个办公室。八个处是秘书一处、秘书二处、秘书三处、信息处、督查处、法规处、行政处、档案室。两个办公室是平川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，里面包括综合处和业务处；还有平川市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办公室。这两个办公室属于县局级。而八个处里，最重要的是秘书一处，是直接为我这个一把书记服务的，否则不会排在首位。其他部门，你可以触类旁通，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。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尽情提。”

丁露贞现年四十八岁，眼角已见鱼尾纹，两鬓也略见白丝。但她的脸庞和身段依然隐隐露出当年靓丽女人的些许风采。她见我沉默，便嫣然一笑，回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，说：“我妹新照的，送你吧！”我接了过来，一道闪电便在倏然间击中了我！——我初恋的对象丁露洁，曾经被我深深吻过的团团的脸，弯弯的眼睛，翘翘的鼻尖，这一切依然如故，问题是她的头顶一侧打了补丁，缠了纱布，顺着这一侧的眼角是紫黑的血渍，那血渍沿着脸颊直淌到胸前，白大褂的右前胸被污染了一大片。她的眼神却露着恼怒的凶光，分明想着“报复”“复仇”“报仇雪恨”“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”，至少是“捉拿罪犯”一类的字眼。我的心跳在无形中加快，我问：“露洁现在在哪儿？情况怎么样？”丁露贞说：“她现在在家里养伤，已经快好了。”丁露洁在中医院工作，是主抓住院护理的副院长。她怎么会被

打呢？

我不得不问：“露洁的伤是怎么回事？”丁露贞便笑了，“这就对了！我们家的事你不能不介入。现在平川市看似发生了一连串的惊天大事，实际上我们家的几个人都被擢在火炉上炙烤，你总不能铁石心肠视若无睹吧？”我说：“我一个小兵，势单力薄，能做什么？”丁露贞道：“做你该做的事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就先去露洁家看看吧！她爱人几时在家？”我感觉，露洁爱人在场最好，免得撞上，撞上就很尴尬。俗话说：“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。”咱既然没想偷情，找那麻烦干吗？此时丁露贞却说：“你现在就去吧，我母亲在露洁家呢。”接着在记事本上写了一个地址，将那页纸撕下来递给我。

我揣上纸条，迅速下楼，走出市委大院。我沿着马路边想心事边走了一会儿，看见沃尔玛超市便整了进去。我买了两袋大枣、两盒黄金搭档、一束露洁最爱吃的鲜荔枝，结了账便走出超市，立即打的直奔露洁家。露洁的母亲是平川市铁路医院的儿科主任，现在已经退休。她虽然有文化，却偏偏迷信。我和露洁都属羊，但我是冬季十一月份的生日，比露洁小四个月，于是伯母便说我这个羊不如露洁那个羊，“冬天的羊没有草吃”，还拿着我的生辰八字找人卜了一卦，回头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：“你和露洁不合适，你们分手吧！”那时我很年轻，找不到驳倒伯母的理由，竟在热恋中与露洁挥泪分手了。这事如果搁在现在，我八十条不分手的理由也找出来了！

在一个绿化搞得不错的居民小区，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露洁家的那栋楼，拎着东西爬上楼去。她家在五楼，当我爬到五楼的时候，伯母正打开了门迎着我——显然，是丁露贞提前给这里打了电话。一见面，伯母就问我：“康赛，你和露洁多少年没见了？”我说：“十五年了。”我走进屋子，见客厅开间很大，三四十平米的样子，家具挺讲究，液晶电视上方挂着露洁和她爱人、女儿一家三口的合影。此时露洁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出来，头上依然打着补丁，头发蓬乱着，睡眼惺忪的样子。十五年未见，现如今的她腰身

粗了差不多一倍，也许是生孩子生的，也许是做副院长养尊处优养的。脸庞苍白自不必说，还有几分臃肿，这使她的那张团团的脸很像发面馒头。她说：“来就来呗，花什么钱啊？晚上老婆不检查你的口袋啊？”我说：“瞧你说的！我老婆是小市民没错，可也没有天天晚上翻我口袋的习惯啊！”伯母倒了杯热水，示意我将手里的东西搁在茶几上，我点点头。露洁当着伯母就走过来拥抱了我一下，在我脸颊上嘬了一口。我急忙瞥了一眼伯母，她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

我坐在沙发上以后，露洁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对面，说：“康赛，这十五年来你是怎么过的？”我说：“还能怎么过，一天一天过呗！”露洁道：“人们都说我沾了姐姐的光，其实，这十五年里，光是关于临床护理的专著我就写了四本，每本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，加上我在医院熬了这么多年，提一个副处级的副院长有什么稀奇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也没说稀奇啊！可能有人觉得你是‘朝里有人好做官’，我却从来没这么想，你的能力我还不清楚吗？”

十五年前，我和露洁神差鬼使地被单位派往市委党校进修，而且分在一个小组，于是就结识了。当时她是党小组长，我是生活组长，两个人免不了商量些事，最后就导致干柴烈火谁都离不开谁了。在一个周末大家都各自回家的晚上，我们从市里的家中返回党校，我把她拥进了我的宿舍。我这屋应该睡三个人，那两个人都回家了。就在我们吻得天昏地暗就要宽衣解带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敲门。我气得哧哧的，打开门一看，是学校总务处长，一个五十多岁的部队转业干部。他指着我的鼻子问：“康赛，这回抓典型可抓住了！你知不知道学校周末不许留人，而且不许异性同居一室？”我强词夺理地说：“谁说我们同居一室了？我们待一会儿就走！”总务处长说：“谁信你的鬼话，现在都夜里十一点多了，你们还会骑自行车回市里吗？”这时，露洁突然变戏法一样举着一盒烟走过来，不知道她是怎么翻出来的，因为她不爱闻烟味，我抽烟从来都背着她，还把烟盒东藏西藏的。此时，她举着一支烟送到总务处长嘴里，说：“领导别生气，我们俩这不快结

婚了吗？多亏学校给我们提供一个大龄青年自由交往的处所，真该好好感谢学校啊！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请你到场喝喜酒，你可不能不来啊！”

谁知总务处长毫不为之所动，他气势汹汹地问：“你们是恋人关系？而且还要结婚？谁给你们作证明？”那时候宿舍里都安有电话，是那种内线电话，拨电话以前先按零。露洁说：“我姐是区委书记，你和她核实好了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打了过去。我猜想那个时间丁露贞早已睡下，尤其是周末，人家两口子正在做好事也未可知。电话打通以后露洁说：“姐，是不是我跟康赛的事已经定了？可是我们俩在宿舍里被总务处长抓住，非说我们胡搞！”说完，露洁就把话筒递给了总务处长。结果，丁露贞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，也许还数落了总务处长，因为我看到他一个劲儿点头哈腰。

虽说这能争回一点面子，但想在宿舍共圆鸳梦的计划被人识破，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破产了。丁露贞说：“你们这一对金童玉女、苦命冤家啊！今夜你们俩回来吧，在我家里忍一宿。”我和露洁便蹬起自行车又奔丁露贞家。那时丁露贞虽是区委书记，也只是住两室，他们一家三口挤到一间屋里，给我和露洁腾出了一间屋——大姐对我如何，天地良心，日月可鉴！最让我难忘，也是难为情的是，大姐拿过来一把暖壶、两个茶杯和一袋红糖，说：“你们记着，完事以后一定要沏红糖水喝！”当时把我和露洁都羞了个大红脸。结果怎样呢？自然是我跟露洁牵着手坐了一宿，一动没动，一点动静也没敢整出来！试想一下，在人家大姐家里，人家又明明知道你想办事，而且还把热水和红糖都备下了，你还有心思办事吗？我不能肯定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办，反正我不会办，不仅不会办，而且一丁点心思也没有了。完全彻底地偃旗息鼓，疲软得像个太监。起初，我只体会到大姐的热情和关切，透着知心的那种关切，让你不能不向她靠拢的那种关切；接着，我就体会到大姐乃一高人——想制止你们，但不是出面阻止你们，这种事实想阻止也阻止不了，而是欲擒故纵，看上去在支持你，其实，是让你自己看着办。这么一来，你还办吗？

转过天来，大姐悄声问我：“康赛，昨夜感觉怎样？我妹还配合吗？”简直让我无地自容。我说：“我和露洁牵着手坐了一宿，没敢轻举妄动。”谁知丁露贞却说：“没出息，没出息，到嘴的鸭子还飞了！没出息！”我简直闹不清这是不是她的心里话。几天以后，露洁告诉我：“康赛，我姐表扬你了，说你明事理知进退，是个好苗子，将来有可能的话，她想把你调到她身边去。”果不其然，丁露贞在考察我！一个做书记的，不论是区级还是市级，无时无刻不在考察干部，这是他们的职业病！这是十五年前我就得出的切身体会！而那时丁露贞刚刚三十三岁，是平川市最年轻的区级领导！

我问露洁头上的伤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她说：“前些天孙海潮手底下的一个人突然找我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，因此我非常纳闷——他怎么会认识我，竟然知道我是市委书记的妹妹？他一嘴酒气，可能刚从酒桌上下来，对我说：‘丁院长，我们拉来一个人，就在楼下车里，这个人被我们打残了，你们给抢救一下。不落残最好，真落了残也无所谓。钱你们甭操心，需要多少只管开口。但有一条，要保密，不能张扬。’我说：‘这种事必须由公安局委托我们才干，否则就是掩护犯罪，出了问题我们承担不起！’这个人说：‘咱们不是有关系吗？你是丁露贞的妹妹，我是孙海潮的下属，这还不行吗？’我说：‘这也不行，我既不能给我姐惹祸，也不能给自己惹祸！’这个人便求情，说：‘丁院长你就帮这个忙吧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不给我面子，总得给孙海潮面子吧？’我说：‘你死了这个心吧，我谁的面子也不给！’结果这个人抄起桌子上的一个石英保温杯就给了我脑袋一下子，顿时把我打蒙了，他转身就跑掉了。后来医院保卫科为了取证，给我拍了受伤的照片。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丁露贞送给我的照片，问：“是这张吗？”露洁说：“这是其中之一，拍了好多呢。医院里上上下下都气坏了，说：‘这不是胡作吗？副市长的人也不能这样啊！’纷纷要求追究查处这个人，保卫科为这事没少跑公安局。可是，正在查的过程当中，孙海潮突然死了。事情似乎

真相大白了，却也突然断线了。我们知道孙海潮不是正常死亡，背后必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内幕，但他的死却使一些事情变成无头案。他身边很多人为非作歹的事都可以一股脑推到他头上，反正死无对证。”我问：“那个被打残的人现在在哪里呢？”露洁说：“在我们医院的骨科住院部里，是家属送来的，据说身上有三十多处伤，胳膊和腿全被打断了！”我坐不住了，站起身说：“我赶紧去看看吧。你安心养你的伤，以后遇事多加小心！”露洁要跟我一起去，被我拦下了。

我一边下楼一边想：“做市委书记的妹妹并不全是好事，可能办一些事比旁人方便，但危险也随时存在着。你知道几时有歹徒打上门来？露洁脑袋上挨了一下子不是平白无故飞来的横祸吗？而打人的人估计从此就销声匿迹了，因为他们得以仰赖的大树倒了，保护伞没有了。但打人总是有原因的吧？打完人能白打吗？挨打的人干吗？为非作歹，然后一逃了之，逃得了吗？我来到中医院骨科住院部，见到了挨打的人。这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身边有一个女孩守护着，显然是他的对象，两个人在我问话的时候一直牵着手。而这个年轻人头上、身上都裹着纱布，四肢都打着石膏，只有五官和手掌露在外面，躺在病床上。见我进来，他轻声说了句：“你好。”这就好，怕就怕连话都不能说。我轻轻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年轻人身边，和他的对象隔床相望。我说：“我是市委办公厅的，想问问你为什么挨打，打你的人是谁。”他说：“你可以去问公安局，我该说的都对公安局说了。再说，我对你不了解，有些话没法说。”我说：“我之所以问你问题不是查案子，而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挨打了，打人的人就是打你的人，因此我很想弄明白。”

年轻人突然脸色一变，由原来的安然平静变得暴怒，二目圆睁，像极具攻击性的豹子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身边的女孩对我说：“同志，你走吧，受累了。劳你大驾，你走吧！”我说：“我来找你们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是无足轻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，我是有任务的。”年轻人终于开口道：“什么任务？戕害我们的任务吗？我是草民一个，一条小命不值钱，而且已经死过一

次，死的威胁已经不可怕了，你有什么阴谋直接说好了，别再画了圈让我跳，我要死就明明白白地死，绝不糊里糊涂地死！”显然这个年轻人受过太多的折磨，怀揣着满肚子的冤屈，因为无望而连死都置之度外了。老话说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又是谁那么胆大妄为要置别人于死地呢？

我必须走近年轻人的心灵，取得他的信任。我说：“年轻人，请问你叫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”年轻人冷冷地问：“你是谁？问这个干什么？去问公安局不是什么都知道了？”我感觉，年轻人对我有强烈的抵触心理，准确地说是来自官场的人有强烈的抵触。于是，我有意这么回答他，我说：“我叫康赛，原来是市委党校办公室主任，刚刚调到市委办公厅。市委书记丁露贞委托我看望无辜受伤的同志和朋友。因为不仅你挨打了，丁书记的妹妹也挨打了。”可能是这些话年轻人听进去了，他说：“市委办公厅的刘志国，据说就是丁露贞的秘书，还是个处长，可是，他都干了什么？我对你们——”年轻人说了半截就打住了，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，他想说的不过是“我对你们信不过！”之类的话而已，岂有他哉！我说：“年轻人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刘志国已经被换掉了，现在也是被审查对象，会不会双规都不好说。我就是接替刘志国的人，他干的是损坏丁书记威信的事，我干的是维护丁书记威信的事，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这一点请你相信。到任何时候，都是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’，‘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’，这是铁的规律，谁都逃不掉！”

年轻人似乎已经看出，我和刘志国不是一类人了，于是他说：“我叫高松，是平川政法学院下属的经济实体高松公司的经理，主要经营建筑材料。本来我的公司是个创收单位，但被武大维搅和得入不敷出，债台高筑，眼看就黄了。我向学院领导反映，学院领导不敢得罪武大维，还劝我别多事。我忍无可忍就给丁露贞书记写了一封举报信，谁知被秘书刘志国截留，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，问情况是不是属实，我说属实。结果时隔不久，就来了一伙人把我的公司砸了，把我也打个半死。现在我似乎明白了，是

刘志国把举报内容透露给武大维了。否则怎么会有人来砸我的公司，还打我呢？但武大维是早年政法学院毕业的，虽说是工农兵学员，但他身为检察长不会涉黑和知法犯法，这一点他应该是明白的。于是，事情就显得扑朔迷离，让我挨了冤打还蒙在鼓里！”

现在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清楚，打高松的人是孙海潮手下的，而不是武大维手下的。这一点露洁已经告诉了我。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。这是一些人惯用的障眼法。在舞台上经常会看到一个节目：两个演奏者，我按我的琴弦却由你弹拨，你按你的琴弦却由我弹拨。这叫“换手联弹”。又比如，我的儿子要安排工作，安排在自己下属的部门就太招眼，我把儿子安排到你的部门；等你的儿子毕业该找工作了，我再把你的儿子安排在我的部门。这叫“错位关照”。打人难道就不能如此吗？我问：“武大维是怎么搅和你们的？怎么会把一个赢利单位给搅黄了呢？”高松道：“武大维每年从我的账上支走200万，两年下来就是400万，我的公司即使赢利，每年也只是100万，这样，我就拉下了200万的亏空，如果今年我不举报，就还得给他200万。”我问：“他以什么名目要钱呢？”高松道：“他说是给老家修路。可是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难道老家的路永远修不完吗？”我又问：“他从我这里支钱，有没有凭据？”高松道：“你想想，武大维会这么傻，给我留下凭据吗？这事搁你身上，你会给别人留把柄吗？”

不留凭据，自然就没想还。如果被追到头上了，更可以耍赖矢口否认。这就是这一类人的德行！截止目前，我至少弄清了三个问题：一是武大维如何强取豪夺，二是刘志国被卷进了武大维的案子，三是武大维和孙海潮是沆瀣一气的。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这么认为。否则，那些乱事就没法理清。我告诉高松，不要着急，只管安心养伤，所有的问题都会搞清，否则咱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了！高松对我这话抱着信心，主动和我握别。

回到机关以后，我把情况向丁露贞做了汇报。她说：“康赛，你还真是没辜负我的期待，果然是个干将；我妹妹没嫁给你真是错误！”我说：“别

提过去的事了，那时候我也不够坚定，伯母一让人批我的生辰八字，我就心虚了。”丁露贞道：“不过，事到如今我还是把你当妹夫看，因为你和露洁同床共枕过，虽然你让她带着处女之身进了洞房，但你们毕竟有过一夜。”我的脸被说得刷一下子就涨红了。我简直不想再提那一夜。那算一夜吗？单纯地讲过一夜，那就算一夜；而一男一女同居一室地过一夜，那就不算一夜。因为我和露洁之间什么都没发生。既然如此，那还叫“有过一夜”吗？我蓦地有了晴雯的想法，不想枉担一个虚名，而想变为事实。否则我也太窝囊了不是？当我把这个孟浪的想法打电话告诉露洁的时候，谁知立即得到了她的响应，还说她急切地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。这反倒让我一下子惊惧起来，因为我还从来没干过违背道德的事。露洁可能因为有个当书记的姐姐所以有恃无恐，而我却不能。丁露贞信任我仅只停留在工作上和我的循规蹈矩上，一旦我越轨，首先反对和惩罚我的必定是她！这一点如果我把握不住，那就自讨苦吃了！但偏偏露洁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，明天上午她妈去超市，估计得三个小时，而这三个小时将属于我们俩！一下子又让我心猿意马起来。

这时，丁露贞对我说：“康赛，你说我应不应该去找武大维一趟，好言劝阻他放弃出国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应该。你现在不能把他当做下属干部和旧日情人，应该把他看做犯罪嫌疑人！”丁露贞说：“那怎么做得到？他毕竟是我的旧情人，这一点是没法否认的，我的身体里曾经流过他的精血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的眼神就变得空洞而茫然。我不知道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过于糊涂，抑或是成心说给我听，从而听取我的反应。就算我做出了反应，同意或反对，能左右她的言行吗？而毫不掩饰地对一个小兄弟提这种事又是为了展示什么？抑或她仅仅把我看做一个倾诉对象，而倾诉的内容并不一定具有什么实际意义？如果现在她还没有糊涂，我首先开始糊涂了。十五年前我和露洁热恋的时候，她曾经十分羡慕、毫不隐讳地对我们俩说起她的初恋，而且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俩她的初恋对象就是检察院的武大维。那时丁露贞刚刚升任区委书记，而武大维刚刚升任区检察院检